

雍正王朝

下

刘和平

罗强烈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雍正王朝



刘和平
罗强烈
——作品——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雍正王朝：全2册 / 刘和平，罗强烈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60-8302-8

I. ①雍… II. ①刘… ②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6773号

本书由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皇帝》改编而成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张懿
责任编辑：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书 名	雍正王朝 YONGZHENG WANGCHA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51.5 2插页
字 数	940,000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目 录 |

片头	1
第一集 办差阿哥	2
第二集 哀民生之多难	19
第三集 困龙在田	39
第四集 庙堂鼠雀何其多	62
第五集 虽千万人吾往矣	85
第六集 孤臣难为	111
第七集 我有深疾问不得	133
第八集 八爷如意否	153
第九集 戒得 戒得	175
第十集 满朝乱敲东宫鼎	198
第十一集 争是不争 不争是争	218
第十二集 难扶是阿斗	237
第十三集 千里杀人睡眼忪	257
第十四集 火烧《百官行述》	278
第十五集 明月照萧墙	297
第十六集 西北有鹿	319
第十七集 霜刃未曾试	341
第十八集 传位几阿哥	360
第十九集 雄主有忌	379

第二十集	雍正通宝	398
第二十一集	天下第一巡抚	415
第二十二集	英才难入彀	435
第二十三集	逢君之恶	454
第二十四集	罪在朕躬	474
第二十五集	天子重英豪	494
第二十六集	取瑟而歌	513
第二十七集	英雄欺人大将军	532
第二十八集	灯下黑	552
第二十九集	跪雨午门	572
第三十集	摊丁入亩	592
第三十一集	包衣奴才	615
第三十二集	连贬十八级	635
第三十三集	本是同根生	654
第三十四集	旗人原来不耕田	672
第三十五集	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690
第三十六集	科甲朋党	710
第三十七集	图穷匕首见	730
第三十八集	八旗议政	750
第三十九集	有国无家	768
第四十集	高处不胜寒	791
后记		814

| 第二十一集 天下第一巡抚 |

1. 养心殿正殿外

天才刚刚见黑，整个紫禁城里已经黑沉沉，空荡荡的，只有养心殿正殿里透出一缕缕微弱的光亮。

一只灯笼慢慢地向养心殿飘来。

高勿庸侧着身子伸长了手臂，把灯笼伸在胤禛身前的右侧，嘴里还在不断地念叨：“万岁爷，走好了。”

胤禛穿着一件石青色的便袍，腰间系着一根明黄色的丝绦，虽然是信步，步子却还是迈得很大，走得很快。

转眼间主仆二人已经走到养心殿外。

突然，一阵歌声从殿内传来：“提起俺的家来家有名……”

胤禛停住了脚步。

高勿庸却吓得变了脸色，低声说了一句：“该死！”接着就要进殿去拿问。

胤禛伸出手阻止住了他。

那歌声还在轻轻地传来——是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民歌，声音虽小却清脆悦耳，有些像童声，又有些像女声：“俺家在清徐三十里村。一条汾河门前过，小哥哥上船就去了太原城……”

胤禛慢慢地向殿门里走去，脚步却已迈得很轻。

高勿庸跟在他的身后，紧张得额角都渗出汗来。

走到门边，胤禛又站住了，向内望去……

2. 养心殿正间内

一个小太监正跪在御案前的方台上细心地擦着地面。

擦着擦着，他又唱了起来：“小哥哥一去没了音讯，小妹妹……”这时他正好转过身来，一下子像触了电，身子一颤便跪在那儿不知道动弹了！

——他目光所及的前方地面上，一幅石青色缎袍的下摆和那双只有万岁爷才能穿的明黄色便靴赫然映入眼帘！

小太监的头仍然低在那儿，撑在地上的手却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胤禛慢慢地走了过去，轻轻地说道：“抬起头来。”

小太监显然吓蒙了，仍然跪在那儿一动没动。

高勿庸喝道：“万岁爷叫你抬头，听见了没有！”

这时那小太监才回过神来，却依然没有抬头，只是拼命地把头在地上碰得“砰砰”直响，颤抖的声音里仍然夹着山西口音：“奴、奴才该死……万岁爷饶、饶命……”

胤禛的声音却十分柔和：“朕恕你无罪，抬起头来吧。”

那太监这才抬起了头。

胤禛望去——那小太监最多不过十一二岁，虽然瘦小却长得眉目清秀，两只眼睛尽管充满了惊惶，但大大的仍然十分招人喜爱……

胤禛：“叫什么名字？”

那小太监：“回万岁爷，奴才叫秦顺儿。”

胤禛：“你是山西人？”

那小太监：“回万岁爷，奴才是山西清徐县人。”

胤禛：“你们山西是个好地方啊。杏花村的酒，清徐的醋，还有漫山遍野的煤……”

那秦顺儿没想到万岁爷竟是这般温和，而且一下子就说出了他家乡的三样特产，小孩心性立刻便忘记了害怕，接言说道：“万岁爷您去过山西？”

胤禛：“当然去过，朕到过五台山。”

秦顺儿：“五台山？那可是文殊菩萨道场……”

胤禛：“你年纪小小还知道不少的事嘛。你是怎么进宫来的？”

秦顺儿：“回万岁爷，奴才家里穷，原来还有两亩地，后来因为遭了灾，又交不起税，就把地卖给俺村马举人家了。俺爹养不活俺，便把俺托给一个远房的表亲带到了北京，俺这就进了宫……”

胤禛黯然而，过了一会儿才说道：“老百姓苦哇……不过现在会好了。你们那儿去了个好官，你知道吗？”

秦顺儿：“回万岁爷，宫里的规矩，奴才们不许打听朝廷的政事。”

胤禛点了点头：“是要守规矩。”

高勿庸插话了：“既然知道宫里的规矩，为什么敢在殿里唱小曲儿？”

秦顺儿又叩下头去：“奴才下次不敢了。”

胤禛摆了摆手，说道：“你的小曲儿唱得很好，朕特准你在没人的时候可以唱唱。”

秦顺儿又重重地叩了个头：“谢万岁爷！”

胤禛：“去吧。”

秦顺儿这才站起，端着水盆低着头退了出去。

胤禛目送着退出的秦顺儿，若有所思地说道：“李卫当年进府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么
大吧？”

高勿庸：“万岁爷记得不错，李卫当年进府的时候是和他一般大。”

胤禛又点了点头。

3. 陕西布政使衙门正堂

灯火通明却鸦雀无声。

布政使衙门的官员们一个个屏声静息、低着头站在大堂两侧。

朝廷传旨的钦差正手捧着装有圣旨的匣子站在大堂中央。

那钦差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你们李大人到底哪儿去了？总不成叫我老捧着圣旨在这
儿等他吧？”

站在首位那名官员躬身答道：“已经派人找去了，请钦使再稍候片刻。”

4. 李卫府卧室外间

翠儿惊诧地反问道：“他不是衙门的签押房办公事吗？”

李卫的小厮站在门边苦着脸答道：“奴才去问过了，那儿的人说老爷天一黑就离
开了。”

翠儿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恨恨地说道：“天杀的！一定又是去会那个小贱人去了。
荷花、菊花！”

两名丫头答道：“在。”

翠儿：“备轿！”

两名丫头：“是。”

正当这时，门边那个小厮叫了起来：“老爷回来了！”

说话间，李卫顶戴袍服满头大汗捧着圣旨走了进来，一边嚷着：“热死了！热死了！快，给我换衣！”

丫头、小厮忙着就要给他张罗换衣。

翠儿：“你们都下去，让我来。”

丫头、小厮答应着都退了出去。

等着他们一出去，翠儿就把门关上了。

李卫正忙不迭在那儿刚取下帽子脱掉袍子，见状诧异道：“正热着呢，关什么门？”

翠儿却不理他，走上前去一把就揪着他的衣领，低声吼道：“到哪儿去了？说！”

李卫急了：“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接圣旨去了……”

翠儿没有松手：“接圣旨前到哪儿去了？”

李卫：“我一直在衙门里呀……”

翠儿：“好哇！到这个时候还在骗我……圣旨到了好一阵了，到处找不着你的人……说实话，是不是又去会那个贱人去了！”

李卫口气软了，忙解释道：“没有的事。我也就溜达出去听了一会儿鼓词儿……”

翠儿见他逼一句松一句，却仍然是谎话连篇，更是不依不饶，紧紧地揪着他的衣领，说道：“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烂菜叶儿了，碍你的眼，招你的嫌……难怪一头十天半月不是在外间屋里睡，就是在外间屋里打地铺儿……”

李卫：“这不天热嘛……”

翠儿：“以前天也热，怎么没这样？说！”说着，把他的衣领揪得更紧了。

李卫也上火了，抓住她的手一推，把她推了开去，吼道：“你他妈有完没完？我这儿连圣旨上说些什么都还没看，你倒好，就同我耗上了！误了主子的事，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听他这么一说，翠儿一愣：“什么？圣旨上说的什么你还不知道？”

李卫：“一多半的字认不出来，我怎么知道？”

翠儿：“那还不赶快找邬先生去。”

李卫却反而上脸了：“你同我吵呀，吵呀……吵到老子把事情都耽误了，这官儿也别做了，干脆一块儿当叫花子讨饭去！”说着衣也没换，拿着圣旨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5. 邬思道住处

灯下，邬思道正捏着如月的手，在那儿教她写字。

写完了这个字的最后一笔，如月哀求着说道：“爷，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邬思道：“不行，说好了写一百个，这才刚一半呢。”

如月撅起了小嘴：“还才一半？不写了，不写了。”

邬思道：“还写二十个。”

如月：“十个！”

邬思道：“二十个！”

如月：“十个！要不我一个也不写了。”

邬思道：“好，十个就十个。”说着又捏住了她的手，写了起来。

这时，门被“啪”地推开了。

邬思道和如月惊得抬起了头。

李卫穿着那件被揪得领口皱巴巴的短襟白褂闯了进来，见状一怔，讪笑着说道：“打扰打扰……”

邬思道松开手站了起来，问道：“有事？”

李卫把圣旨一举：“这不，刚来的。”

邬思道：“哦？”说着走上前去接过圣旨展开看。

如月倒了杯茶送到李卫面前：“李大人，请用茶。”

李卫：“有劳有劳。”

如月避了进去。

邬思道看完圣旨，抬起了头。

李卫两眼灼灼地望着邬思道。

邬思道：“是有关表彰山西巡抚诺敏的明诏。”

李卫：“什么事？”

邬思道：“是说他在半年以内就清还了十几年亏空的三百多万官银。”

李卫：“乖乖隆地咚！这么厉害？半年就把十几年亏空的银子都追了回来？不太可能吧？”

邬思道沉吟了一会儿，答道：“你说得对。我也不太相信，这里面只怕有出入……皇上是不是太心急了……”

李卫的面容也严肃起来：“没错。我也担心那些花花肠子串通起来欺瞒皇上！”

邬思道：“这事儿咱们先别管，也管不好。倒是这里面透着有关你的好消息。”

李卫眼睛一亮。

邬思道：“你来看。这明诏朝廷是发给各省总督和巡抚的，你才一个布政使，为什么也给了你一份？”

李卫：“你是说皇上要升我的官？”

邬思道：“没错。我估计不久就会有旨意，大概会放你到哪个省去当巡抚。”

李卫激动起来：“主子的恩典真是天高地厚……我真担心自己干不好……邬先生，你看我要不要上个折子，把山西的事给皇上提个醒儿？”

邬思道：“不要。如果真是假的，那个新任山西道御史的孙嘉诚一定会给皇上上折。”

6. 养心殿正殿

御案上的蜡烛燃得剩下不到一寸了。

高勿庸把刚点好的另外一只烛台拿到御案上，换下了那只快燃完的烛台。

胤禛仍在手不停挥地批着奏折。

接着，他将这份批好的奏折放在御案上那堆高高的批好的奏折上。

高勿庸又拧好了一条热毛巾，递了过去。

胤禛接过毛巾擦了把脸，头也没回递了过去，又顺手拿起了另外一份奏折。

高勿庸接过毛巾，轻轻地说道：“万岁爷，夜很深了，您该歇着了。”

胤禛一边展开那份奏折，一边说道：“不多了，批完再说。”

高勿庸不敢再说，低着头退到一边。

突然，胤禛“唔”了一声，脸色一下子凝肃起来。

高勿庸吃了一惊，睁着眼望着胤禛。

胤禛的脸色随着眼光在那份奏折上移动越来越难看了。接着，他把那份奏折重重地一合，一掌按在御案上，站了起来，急速地来回走动。

高勿庸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屏住呼吸，目光悄悄地随着胤禛的脚步移动。

胤禛走到殿门边又倏地站住了：“上书房是不是张廷玉当值？”

高勿庸：“是。”

胤禛：“快，叫张廷玉即刻到这儿来！”

7. 上书房通往养心殿的路上

张廷玉一面急忙走着，一面问道：“知道那份折子是谁上的吗？”

高勿庸打着灯笼在一旁紧跟着，回道：“好像是孙嘉诚的折子。”

张廷玉的脚步一下停了，失惊地说道：“糟了！山西要出事！”

高勿庸：“不会吧……”

张廷玉没有再搭理他，又急忙迈开了脚步：“快走！”

8. 养心殿正间

张廷玉看完了那份奏折，轻轻地把它合好，凝神细思。

胤禛又急速地来回踱起步来，一边走一边说道：“衡臣，你说山西的事朕是不是太性急了点儿？”

张廷玉：“这岂能怪皇上太性急。若真如孙嘉诚所说，那就是山西的官员上下其手，串通欺瞒朝廷！”

胤禛停住了脚步，两眼闪出幽幽的光来：“若真是这样，朕决不轻饶！”

张廷玉：“可是……这事朝廷已经明诏通告全国……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把事情弄清楚。而且不能闹大……最好是派一个得力的人以验收的名义，暗中彻查。”

胤禛：“你看派谁合适？”

张廷玉：“田文镜即将赴河南上任，途中经过山西。臣以为让他顺途彻查较为合适。”

胤禛：“好！即刻拟一道密旨给田文镜，让他去办！”

9. 山西阳泉县城外

一座青石砌成的五孔大石桥，神气地跨在汾河上。

这儿显然是一条交通要道，熙来攘往许多人在等着过桥。

桥头上，却站着四个兵丁，还有一名县吏模样的人懒洋洋地坐在一张桌旁。

桌子上摆着一只大斗，过桥的人走过一个，便将十枚铜钱扔进斗内。

一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田文镜正默默地站在一旁，冷静地观看着行人交过桥费。

一个随从牵着一头健壮的走骡默默地伫立在他的身后。

一个老汉挑着一担青菜走了过来，见前面的人还在排队交钱过桥，便放下了菜担。

田文镜顺势移步上前，一揖：“老丈请了。”

那老汉连忙还揖：“客官请了。”

田文镜：“请问老丈，这过桥还要交钱是什么规矩？”

那老汉惊觉地向周围瞧了瞧，见没有旁人，这才问道：“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田文镜：“在下是从陕西到河南去做生意，途经贵地。”

那老汉叹了口气：“原来如此。既然客官是外地人，老汉同你说说也不打紧。您得做好准备，这一路去只怕还得准备交更多的钱呢。”

田文镜：“这是为何？”

那老汉：“官府拖欠了国库的银子，新皇上催得紧，来了个诺中丞急于要表功，限定

半年还清。各级的老爷们急了，变着法子从老百姓身上要。这不，过桥要交费，小煤窑要交费，听说连婊子接客也要交费了。”

田文镜：“你们山西欠的库银不是早就还清了吗？”

那老汉：“谁知道。现在呀，是县骗府，府骗省，省里呢就骗皇上。反正也没人查。”

这时，桥头的兵丁向这边吆喝了：“要过桥的就快！别老是待在那儿！”

那老汉：“失陪了。”说着挑起菜担向桥头走去。

田文镜对随从：“咱们也走吧！”

10. 山西巡抚衙门大堂

“天下第一巡抚”的御匾高悬在大堂上方。

大堂正中香烟缭绕，供着圣旨。

圣旨前方的两侧呈八字形摆着两张案桌，田文镜在左端坐案前，诺敏在右。

山西省的藩臬道府官员垂手站在大堂两侧。

诺敏将惊堂木一拍：“带阳泉县令！”

堂下戈什哈一声暴应，押着阳泉县令走上堂来。

阳泉县令在堂中跪了下来：“卑职阳泉县县令詹培人叩见钦差田大人，中丞诺大人。”

诺敏：“本堂三令五申，不许摊派加税盘剥百姓，你为什么在阳泉到处设卡收费？”

詹培人：“回中丞大人，卑职接任阳泉县令不到一年，前任积累亏空了十几万两库银，中丞饬令半年内要填补清还，卑职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田文镜：“我看了账册，你们阳泉县的亏空不是已经还清了吗？”

詹培人怔了一下，又瞟了一眼冷面高坐的诺敏，这才答道：“回钦差大人，阳泉的欠款是已经还了，但那是……”

田文镜：“那是什么？你要说实话！”

詹培人：“是，卑职说实话，卑职所辖阳泉县的欠款是太原县暂时垫交的。这款我们还得还给太原，卑职因此……”

田文镜：“太原县代还的？太原县自己还了二十几万，又代你们垫了十几万，太原满有钱的嘛……诺大人，可否叫太原县令前来对质？”

诺敏冷冷地答道：“当然可以。”

田文镜：“传太原县令上堂！”

太原县令沙本纪似是早有准备，田文镜的话刚落音，他便走上堂来。

田文镜：“你就是太原县令？”

沙本纪：“卑职正是太原县令沙本纪。”

田文镜：“阳泉县亏空的库款是你们垫交的？”

沙本纪：“是。阳泉县的欠款是本县垫交的。”

田文镜：“你这个县挺富的噢？”

沙本纪：“回钦差大人，也不是挺富，无非开源节流，有些余银罢了。”

田文镜：“既有余银为什么不早些还清国库的欠款？”

沙本纪：“钦差大人明鉴，原是可以早些还款，但天下这么多县哪个没有欠款？朝廷不催，本县也不敢强充出头，以招忌恨。自从诺大人上任以来雷厉风行执行皇上的旨意，本县自然遵命还款……”

田文镜见他说得滴水不漏，知道这是个久经阵仗的官场老手，更激起了穷追到底的狠心，冷冷地说道：“我现在也不听你说，我要查你的账！诺大人，请你派人协助。”

诺敏的脸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也冷冷地答道：“田大人是钦差，可皇上的旨意只叫你验收藩库清还的官银。现在你要查我手下的官员，只怕有些越权了吧？”

田文镜：“哦？诺大人，听你这么一说，本官还真不得不查查你山西藩库了。”

诺敏：“悉听尊便。退堂！”说完，拂袖而去。

众官员见状，也不再搭理田文镜，一哄而散。

田文镜先是一愣，接着眼中放出凶冷的光来……

11. 山西省藩库门前

唰唰唰，一阵急促的跑步声，一队队官兵挎刀执枪迅速跑到藩库的门前、墙院边列队站好。

田文镜在山西省何藩台、太原县县令沙本纪和一群藩库书办的簇拥下来到了藩库大门前。

田文镜对何藩台说道：“请开库门吧。”

何藩台：“好吧。”答着向前走了一步，向大门深深行了个礼，然后大声喊道：“天地神祇，朝廷国法俱在，有敢取国库一文钱者天诛地灭，国法不容！开门！”

突然，田文镜一愣。

这时，从大门两侧的值房里走出一群赤着上身光着两腿，只在下身前后搭着两块没有缝上的遮羞布的人来！

——走在前面的三人或肥肉叠叠或瘦骨嶙峋，每人手里握着一把长长的铜钥匙，这是藩库的掌钥官。

走在后面的八人，一个个身强体壮，肌腱隆起，这是搬银的库兵。

第一个掌钥官走上前去，把钥匙插进了门上的第一把大锁，把锁打开，然后退到一边。

第二个掌钥官接着走上前去，把钥匙插进了第二把大锁，把锁打开，也退到一边。

第三个掌钥官最后走上前去，把钥匙插进了第三把大锁，把锁打开，也退到一边。

八名库兵一边四个，同时齐推，两扇沉重的铁门徐徐地推开了。

田文镜怔了一怔，就要进去。

三名掌钥官一齐伸手把他挡住。

田文镜：“唔？”

何藩台笑了笑，指着一名书办捧着的一叠库服，对田文镜说道：“朝廷有制度，进藩库者一律得换衣服。”

田文镜又愣了愣，只好取下了头上的顶戴，递给身旁的随从，接着又去解身上袍服的纽扣。

12. 藩库内

一排排铁架上码着一封封库银。

换穿着无袖短褂和无裆短裤的田文镜、何藩台、沙本纪和几名书办走了进来。

何藩台：“田大人，是不是从第一架清起？”

田文镜眼睛转了一转，说道：“不！从最后一架清起。”

13. 山西巡抚衙门签押房

诺敏正伏案疾书。

诺敏的画外音：“微臣本风尘末吏，蒙皇上拔擢充任封疆，肝脑涂地亦无所报答，岂敢欺君罔上，辜负圣恩！况山西所欠官银得以在半年内填补清还，纯赖皇上天威所至，群臣畏服，实非微臣之功……”

14. 藩库内

诺敏的画外音：“现田文镜下车伊始，便多方责难，吹毛求疵……”

算盘拨得“噼啪”山响。

毛笔在账簿上不断地画圈。

田文镜已经清到中间的铁架，一封封银子都被他打开了包皮。

田文镜的脸色渐渐地露出失望难堪。

15. 山西巡抚衙门签押房

诺敏仍在伏案疾书。

诺敏的画外音：“其心实因嫉妒，其行则上损皇上圣名，下寒群臣求治之心。藩库清查之后，倘银账不符，微臣甘愿领罪；倘银账相符，则田文镜难辞其咎！谨此上闻。”

书毕，诺敏将奏折封好。

16. 藩库内门边

田文镜已经清完了最后一排铁架，怔怔地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口中却不断地喃喃自语：“奇怪……奇怪……”

何藩台和沙本纪对视了一个得意的眼神，然后对田文镜：“田大人，是否再清一遍？”

田文镜没有搭理，径自走了出去。

17. 山西巡抚衙门前院

一张香案摆在大院正中。

一名驿差早已行装在身，牵着一匹骏马候立在香案一旁。

藩臬道府官员再加上一个太原县县令沙本纪，一个个面容凝重地恭立在香案两旁。

诺敏还是那副喜怒不形于色的神态，捧着那份奏折，从里面走了进来。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一齐站立。

诺敏把奏折恭放在香案上，点燃了信香，然后跪了下去。

众官员一齐跪了下去。

炮声响了。

拜折已毕，诺敏站了起来，双手取下奏折递给那名驿差。

那驿差一膝跪地，双手接过奏折，放入怀中，转身上马，飞鞭而去。

诺敏这才将手一抬，众官员齐齐站起。

诺敏慢慢地扫视了一遍众官员，然后说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上为朝廷，下为诸位，我只好同田文镜干到底了！但是，我要同诸位打个招呼。第一，田文镜的事有我去对付，你们谁也不要招惹他，倘若有谁自作聪明捅了娄子，我决不轻饶。第二，从今天起，各府州县一律暂停收取百姓的各种税费，等到事情过后再说。”

众官员一齐答道：“是！”

18. 养心殿正殿

御案上并排摆着诺敏和田文镜的两封奏折。

胤禛端坐在龙椅上一言不发。

允祀、张廷玉、隆科多、马齐侍立在两侧，也一言不发。

殿里一片沉寂。

胤禛的目光慢慢移向了隆科多。

隆科多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斟酌着说道：“奴才以为，既然山西藩库确有三百万银子在那儿，可见诺敏所言不虚；也可见皇上封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是圣明烛照。虽然阳泉县出现了向百姓摊派欠款的事，但瑕不掩瑜，十个指头有长有短，朝廷似不宜求全责备。”

允祀：“不责备山西，就得责备田文镜。现在诺敏的折子参田文镜，田文镜的折子参诺敏，究竟责任在谁，朝廷不能不核查清楚。不然朝野猜测，人心观望，臣担心皇上正月十六的明诏要求各省两年内清还国库亏空又会无功而返。”

胤禛知道允祀是在将自己的军，但他说得凿凿在理，自己断不能有任何心虚的举动，以落个授人以柄。想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张廷玉。

张廷玉：“以往大臣间出现争端，朝廷照例是另派钦差前去查明实情。这一次似乎也应该如此。”

胤禛不再犹豫，大声说道：“那就马上派个人到山西去把事情核查清楚，奏明朝廷。”

允祀：“臣弟以为此事非同小可，应该从上书房派个人去。臣推举隆科多为钦差大臣，请皇上斟酌。”

上书房三大臣闻言都是一惊——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先例，倘若有所偏颇，朝廷的脸面将扫得干干净净——三人都面露难色一齐看着胤禛。

胤禛淡笑了笑，说道：“这件事虽然重要，但也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只要派个忠实可靠的人去就行了。朕的意思，叫刘铁成去。你们以为如何？”

上书房三大臣先是一怔，接着无不露出佩服的神色，一齐说道：“皇上圣明！刘铁成确实是合适人选。”

允祀知道这个回合被胤禛赢了，却又不甘心，接着说道：“刘铁成去当然也可以，但是宫里的侍卫领班去查封疆大吏的案子不合身份。”

胤禛：“那就让刘铁成挂理藩院尚书衔，前去查案。”

张廷玉连忙答道：“是。”